

刘晓刚◇著

活成你 自己

HUO CHENG NI ZI JI

花城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8935

晓刚
◇著

活成 你 自己

N I Z I J I



72475

57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成你自己

刘晓刚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8

ISBN 7-5360-4096-2

I. 活 ...

II. 刘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1633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技术编辑:易平

封面设计:AT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75 1 插页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096-2/I·3307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命运之风啊！
请你
吹动我生命的铃铛。
不管
那消逝在风中的铃音
是
痛苦悲伤
还是
哀怨彷徨！
只要
我的风铃奏出的
是
永远属于我的
信仰！

具备上苍赋予的力量，
胸怀坚如磐石的信仰，在追
逐梦想的人生旅途中却不得
不面对命运的嘲弄和摆布。
这，是一个人最深重的痛
苦。

萨特说：“我的不幸在
于从上苍接受了一个不屈不
挠的灵魂，宁折不弯的灵魂。”

鸣奏于风中的风铃记载
下转瞬即逝的风的故事，留
住风的声音。我希望这本书
就是那个小铃铛，在你的记
忆深处随风脆响。

——题记

第 一 章

小时候我怕猫。我怕在黑暗中散发幽幽碧光的猫眼，怕猫眼将我带进另一个隐藏在黑暗深处的未知的世界。晚上，听见猫叫我就把头藏进父亲怀里，双手捂住耳朵。父亲的双肩已经佝偻，但腰杆和胸膛依然挺直。有一天他带回一只猫，对吓得发呆的我说：“有一个永远不再怕猫的诀窍。只要你能勇敢地在黑夜里直视它的眼睛。”我那样做了。我不再怕猫，不再怕猫的眼睛。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征服恐惧的秘诀就是直面恐惧，征服痛苦的秘诀就是直面痛苦。但我困惑于一个问题，征服命运的秘诀是否就是直面命运？我不能回答，所以我的梦中经常会出现一只硕大无比的命运的巨眼，盯得我无处可逃。于是在我的定义里，命运是一个“独眼龙”。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想朝那只独眼吐口水。要是能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该有多好！

但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无法告诉他。我思念父亲！

七月流火。我挤到三号展览馆的大门旁，贪婪地呼吸着，感受着扑面而来的习习微风，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今天是布展的最后一天，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肯雇我的展商。从上午到下午，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把展览馆挤成了一个马蜂窝。他们带着兴奋羡慕的表情，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观察着每一辆展车。奔驰、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展台前更是水泄不通。耀眼的水银灯，气派非凡的各款世界名车和车前明媚艳丽的模特把参观者全都弄晕了，有些人甚至瞧得目瞪口呆，一副恍不知身在何处的模样。展览馆里的空调一点也不管用，人们由于激动呼出的热气腾腾而起，伴着各个展台奏响的，或激昂或欢快的音乐，将所有人蒸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我突然想到麦加朝圣，所不同的是狂热的穆斯林朝拜的是安拉和克尔白神庙，而当代中国人朝拜的却是名车美人。

我不是一个朝圣者，而是一个求职者。学校通知我们大四的学生可以由本系推荐担任各大展商的展台翻译，每天50元人民币，七天一共35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勤奋苦读

的莘莘学子可以指望这 350 元人民币宽裕舒适地生活一个月。于是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去，兴高采烈地去，像羊儿被放出栏圈吃草。他们都去了。我不去。

这是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汽车博览会。每个展商每天付给展览中心 60 美元雇一个展台翻译，怎么到穷学生手里就变成了 50 元人民币？这是十倍的盘剥。有时候我们的同胞比外国资本家更冷酷无情，尤其是对赤诚幼稚的学生。从另一个角度这又论证了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无法接受这种盘剥，我要自己找工作。当然很可能找不到，因为位子都被各大院校里我的同类通过“官方渠道”占去了。罢工一个人是搞不起来的。但我就是不能将别人造成的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欣然道谢，我只是不想做违背我本性的事情。

因此，我满头大汗地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拜访一个又一个展台，满面堆笑地自我介绍，也在对方的满面堆笑中吞下一个又一个婉转的拒绝。谁愿意放着现成的正规渠道不用而去雇一个“黑人”呢？今天是布展的最后一天，如果下午四点钟闭馆以前我还找不到一个愿意雇佣我的展商，那么我这次抗争就会以失败告终。时间已经三点半，我无奈地站在大门旁准备开拔。突然一阵强烈的孤独感潮水一般浸没了我，使我慌忙点燃一支香烟来控制迅速发热的双眼。我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等到最后。如果注定失败，也要选择彻底的失败。”

一辆白色面包车缓缓停在我面前，车门打开，跳下两个年轻的外国人。他们几乎是蹦蹦跳跳地打开后备厢，大包小包地朝外搬东西。我扔掉香烟，快步上前，打招呼说：“你好，要我帮忙吗？”两双快活的蓝眼睛友好地眨了眨，黄头

发的那个微笑说：“如果你愿意帮忙，我们非常感谢。”我拎起两个沉甸甸的大皮箱，带他们一边往门里走，一边做自我介绍：“我的英文名字是马文，一个找雇主的大学生。你们从哪儿来？”黄头发回答道：“我们从美国来。我叫杰克，很高兴认识你，马文。”另一个棕头发接着说：“马文，我叫爱伦。很高兴认识你。我们的展台号是 32041，他们说是在三号馆的二层，我们去二层找。”我一边爬楼梯一边寻思：“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呢？但愿！”

箱子的确太重，我们不得不在楼梯中间停下来歇一会儿。杰克问我：“马文，今天不是布展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来参观？”我告诉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拿到了内部参观票，可以优先。”爱伦看一眼楼梯下涌动的人潮淡淡地说：“我们听说过中国的‘关系’，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很难理解。谁能想到布置展台也会热死人呢？”我嗅到一种绝对不含幽默的、干巴巴的嘲讽，其中混合的蔑视使我难受。我说：“不错，这所谓的‘关系’有时会带来麻烦，混乱和误解，但我们的‘关系’和你们的‘自由’一样，都是各自无法摆脱的特点。爱伦，你为什么不能经历一下中国形形色色的‘关系’来作为你在中国的探险呢？难道探险不是美国人的天性吗？”爱伦回头挺奇怪地望着我，我直面他的目光。几秒钟蓝眼睛和黑眼睛的交锋。杰克笑起来，他用力拍一下我的肩膀，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赞许说道：“马文，我非常愿意你做我探险历程的向导，你这家伙瞧起来不错。”我和爱伦也笑了。“我们上去吧。”爱伦轻声说。

找到展台的时候，我的双臂已经酸麻得几乎抬不起来。爱伦走近我，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攥了一张钞票。他

把手伸过来，说：“马文，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哦，这是美国人的小费。我笑笑：“你看，爱伦，我帮你们希望你们可以雇我做展台翻译，如果你们不能雇我的话，就当是一个朋友帮了一个小忙。我是不会要小费的。”杰克严肃认真地在旁边插话：“马文，拿着吧，那是你该得的。你以为这些箱子轻吗？我们中国地区的代理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从上海赶来，你明天来这儿咱们再谈谈。”爱伦把钱塞进我手里，说：“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直接接受你是不符合展览规定的，我不想惹麻烦。”我做最后的努力：“你们就不能把我这件事当作你们在中国的第一次冒险吗？另外我认为你们有理由表现一点儿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两双蓝色眼睛对视了一下，杰克对爱伦说：“你没发现他准能做个好翻译吗？让他明天来试试。”爱伦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好吧。不过我想知道你一天要多少钱。”我回答道：“如果你们每天付展览馆 60 美元找一个翻译，我只要 50 美元就够了，省下的钱你们可以请我喝啤酒。”他们两个笑着把名片递给我，上面写着“特宝润滑油公司”，是一家汽车油品制造商。握手告别，我快步走下楼梯，这时是 4 点 40 分，大厅里的人几乎全部走光，有些空旷冷清。一直到公共汽车站我才低头看了看手里一直捏着的钞票，10 美元。

我们都是漫无目的的人。我们漫无目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理想的终点。我们渴望做一个在无际沙漠中踽踽独行的探险者，每走一步都洒下汗水，不知何时能够发现属于自己的乐土。我们胆战心惊，猜测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们勇往直前，因为受到孤独的激励。我们所在的这个

社会和沙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宁愿做孤独的牺牲，我们宁愿属于孤独。

所以我们准备随时随地感受苦痛。所以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地攥紧仅有的希望。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们的代理商没有从上海赶来。我认识了星儿，命运注定我们相逢。展览会第三天中午，杰克挺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他先递给我一支香烟，然后笑嘻嘻地说：“马文，你注意到第五展台的那几个模特了吗？真是漂亮绝顶的中国女孩，我能和她们认识一下就好了。”是啊，面对着那年轻艳丽的一群姑娘，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我憋不住笑了，点着烟深吸一口，问他：“你说的‘认识一下’是什么意思？”他会心地说：“你这家伙真鬼，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找个机会轻轻松松！”我保持脸上暧昧的微笑，心想：“你要找的机会小日本在中国找了8年，虽然方式有所区别，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一丘之貉。我得让你明白明白。”我亲密地用手搭着他的肩膀，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你第一次来中国不想找麻烦吧？这里可跟美国不一样，出了事你跑不了，我也要被学校开除。你倒是有机会认识中国的警察是什么样子。”杰克涨红了脸，双手连摇说：“不，不，我不是——”“如果只是吃一顿饭，一起跳跳舞，唱唱歌，那倒没什么。我可以帮你跟她们说说，你看怎么样？”杰克这下可舒服多了，又恢复了轻松自如的做派，歪着脑袋耸着肩膀说：“这很好。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是当我们两个来到五展台的时候，我突然紧张胆怯起来。对着身材迷人，脸蛋漂亮的模特，不由自主地挖掘出心

中的那一点点自卑。杰克说：“我觉得蓝轿车旁边的那个很棒，过去聊聊。”我硬起头皮跟着他，暗暗警告自己别那么没出息。杰克充分表现出让我佩服的美国风度，他大步走到那女孩面前，笑容可掬地微微一点头，问道：“小姐，这部轿车有几个缸？排量多大？”很显然我在这个场合的最佳角色是翻译，如果他们语言相通，我根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借着翻译的机会，我打量了这女孩子几眼，她一头长发、肤色雪白、腰细腿长，带着一种飘逸、一股自信。只交谈了几句，我就明白这位小姐根本不懂汽车，杰克的提问得到的尽是些似是而非的回答。尽管如此，杰克却显得非常满意，不断地恭维她对汽车的了解十分透彻。冷不丁这姑娘直接对我说：“你的朋友怎么这么会夸人呀？其实我对汽车一窍不通，再夸下去，我真要不好意思了！”这句话不像一个“花瓶”说的，我心中的一丝轻视被赶跑了，立刻喜欢上了她的清醒和直率。我没给杰克翻译，而是盯着她满含笑意的眼神回答道：“我们不是来跟你讨论汽车的，是专门来夸你的。”她咯咯地笑起来，抬起一只手掩住嘴角，这动作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显得曼妙非常。杰克望着我，想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我没有时间回应杰克的好奇，趁机一口气把所有要说的话说完：“他想在你有空的时候请你吃饭、请你跳舞、请你唱歌。你看行不行？他叫杰克，是个美国人。能把你的呼机号码和你的名字告诉他吗？”她的眉头轻轻一蹙，嘴唇微微噘起。我意识到她要拒绝，我等待着她的拒绝。过了五秒钟或者更长的时间，背后有个声音说：“她的呼机号码不好记，记我的吧！”随即一个白色的身影飘进我的眼睛。那一瞬间，我身边拥挤的人群突然消失了，满眼所容纳的只是一张笑盈盈

的脸庞，一双星光灿烂的眼睛，还有嘴角边那颗俏皮的小痣。那一瞬间，我身边嘈杂的人声也突然消失了，只听到那微带沙哑的嗓音在说话：“我叫星儿，她叫朱飞。”这就是我和星儿初次相识的一刻。这一刻很短，像划过天边的流星。这一刻又很长，像给流星做背景的浩淼夜空。我有些激动，伴着失落，我知道我把自己弄丢了。

接下来一连串的行动就是记呼机号码，听杰克讲一些美国笑话，晚上在有名的孟非斯西餐厅吃得克萨司牛排，去迪斯科跳舞，送她们回家。这十个小时过得极快，快得我一直有点迷迷糊糊的。半夜一点多钟翻墙回到学生宿舍，蹑手蹑脚爬上自己的铺位躺下，闭眼睛细想星儿的模样，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像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似的，一种近在眼前的模糊。我叹口气：“真把自己弄丢了。”

有人说80年代的流行歌曲让中国人再一次打碎了心灵的桎梏，挣脱了人性的枷锁。在大胆袒露心声这一点上，流行歌曲被上升到《诗经》里采风的高度。“我是一只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当你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

喜剧是把生活的压力打碎给人看，悲剧是把生命的尊严打碎给人看。我们这些在茫茫人海中浮沉的生灵，抉择是怎样地令我们痛苦！我们能有多少空间留给需要捍卫的“尊严”呢？可怜我们的呐喊都在冷漠中湮没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展位的时候，杰克、爱伦正在我们邻居的展台上聊天。这个邻居是一家美国卡车公司的香港代理

商，这次参展来了三个香港人和两个美国人。我认识那个曾经拒绝过我工作申请的黎先生。杰克看见我就扯着嗓门喊：“马文，我正给他们讲昨天晚上咱们的甜蜜时光呢！他们嫉妒得不得了，打算把我从二楼扔下去！”黎先生接过话茬：“马文，杰克说那两个姑娘棒极了。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唱歌消夜，行不行？”另外两个香港人色迷迷地笑起来。一股怒气直冲我的顶梁，我淡淡地回答：“黎先生，我的工作就是展台翻译，不是找小姐解闷。再说我也不知道她们今天晚上有没有空。”黎先生冷笑一声，反问道：“你能带杰克去，就不能带我们去？”气氛开始紧张，旁边所有人都保持沉默，纷纷收起脸上的笑容。我直截了当地回击他的挑衅：“杰克是我的老板，让老板失望我肯定没薪水拿。”黎先生锲而不舍地继续追问：“你的意思是说谁付你钱，你就替谁办事了？”我的手有点哆嗦，这是我将要发火的信号。我极力抑制自己，微笑着问：“谁不是这样？难道你不是这样？”黎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有本事把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从北京给我找出来，一个人我给你 1000 美元。”

每个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手中的这张照片上。尊严与骄傲使我压下怒火，对侮辱显示高度的轻蔑。我仔细翻看照片，照片上的五个人站在一辆集装箱拖车前机械式地微笑着。黎先生拍拍手，咂咂嘴，摇摇头。他的香港同胞幸灾乐祸地问我：“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我弹弹照片：“很简单。这个集装箱上有一个花冠商标，我先到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查明这个商标属于哪一个船运公司。然后再找到这家船运公司的北京办事处，问问他们替你们运过几票货来北京。

如果我没猜错，集装箱里应该是卡车配件。然后我再拜访北京地区的接货单位，按照照片上五位先生女士的尊容去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当然这要花点时间，不过我相信你们有耐心。”一分钟的沉默。黎先生热情洋溢地笑着从我手中把照片拿回去，说：“马文，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别当真！你这个年轻人挺有办法，将来一定有前途。”我点点头说：“谢谢夸奖。我也知道这是个玩笑。这样吧，我今晚还是尽力请两位小姐一起出去唱歌，大家交个朋友。但有个原则必须说清楚，只是唱歌吃饭，别的什么也没有。”黎先生连连点头应承，拉手拍肩，好不亲热。大家散开，杰克轻声对我说：“你狠狠踢了那个香港家伙的屁股，干得漂亮！”爱伦冲我挤挤眼睛：“真可惜。5000美元没到手。”我不去理会爱伦的暗示。我要得到吗？我要不到，也不能要。

当天晚上，三个香港人对星儿和朱飞垂涎三尺，神魂颠倒。黎先生屡次借口看手相抓着星儿的手胡说八道个不停。虽然他还没有像对待三陪小姐似地动手动脚，但已经使我出现了愤怒。我强颜欢笑，敬陪末座，不断提醒自己切不可有任何失态。在人前强做绅士惟一的回报就是使我痛恨自己的虚伪。

黎先生得意地将双手放在腆起的肚子上，说：“我给两位小姐讲一个笑话。一个男人正在海滨浴场洗裸体日光浴，突然看见两个漂亮女人远远走来。这个男人钻进沙子里，只露出鼻子和眼睛，偷看她们洗澡。两个女人恰好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脱光衣服，在海浪里嬉戏。男人看得很来劲。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在海边拣垃圾的老太太。她经过男人藏身的地方，突然发现了什么，弯下腰仔细端详。半晌，这老太太

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我他妈的拣了一辈子垃圾了，今天才知道连男人的那东西都有野生的。’”我们几个男人全都哈哈大笑。星儿红着脸强忍，朱飞“哼”了一声，冷冷地说：“可惜废品收购站不回收那东西！”男人们再次大笑，黎先生把手放在星儿的肩膀上问：“怎么样？这个笑话有没有意思呀？”星儿往后缩缩身，躲开了。

结束折磨已经是凌晨一点。走出歌厅大门黎先生握着我的手说：“韩先生，谢谢你。”我知道他塞给我的那个小纸块是钱，我无法拒绝。他又特意和星儿握手再见，星儿也没有拒绝。尽管我希望她拒绝。

我送她们回家。一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她们下车的时候，星儿深深看了我一眼，说：“再见。”这一眼比夜色还要深沉。我们彼此明白对方的心意，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彼此为对方痛苦。痛苦使我们相互吸引。

如果我真是一个皮条客，如果星儿真是一个三陪小姐，痛苦就不会存在。我们不是。我认为我们相爱了。

世界上歌声最美妙的鸟一生只唱一次。在它一生惟一的歌唱中它一直把自己钉在荆棘枝上，直至死去。然而上帝在天堂里为它的歌声微笑。这就是荆棘鸟的故事。世界上最美丽的鸟是凤凰。当凤凰将死之时，它投身火海，在涅槃中获得永生。

两种鸟都是为追求永恒而献出生命。一个在荆棘上受尽磨难死去，一个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我问自己，为什么荆棘鸟就要去死，而凤凰却能永远地活。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荆棘鸟的故事激励历尽坎坷的英雄直面人生的痛苦，不顾一切

地奉献。凤凰涅槃的传说安慰痴心不改的人们把希望留给将来。

明白以后，我尊敬西方人生观价值观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依恋中国人生观价值观的自慰与幻想。我的依恋来自于我的软弱，我的迷惘。一种认识自己之后产生的软弱和迷惘。

今天是车展的第五天，展览馆里的观众有增无减。他们需要尽可能地接触也许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在风采出众的新款轿车前啧啧叹赏，轻轻抚摸，驻足良久，留连忘返。余兴难遣之下，对我们这个小展台的汽车润滑油也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以至于中午吃饭之前我的接待桌上又多了一百多张形形色色的名片。当我正将这些名片归类整理的时候，隔壁黎先生展台的一个美国人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嗨，马文，能抽空谈谈吗？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他的声音柔和，甚至还带有一点谦卑，一双充满善意的绿眼睛让人产生亲近之情，微秃的头顶和银灰色的头发给他增添了长者风度。他身材不高，非常胖，但很结实，双手粗大有力。穿一件亚麻布短袖衫，扎一条黑色配紫色斜纹的领带，宽大的深蓝色牛仔裤，一双深咖啡色的便鞋。与我印象中美国电影里的西部老农几乎一模一样，就差一匹垂头丧气的瘦马和一支左轮手枪给他当道具。我回答道：“当然可以，先生有什么事尽管说。”他微微一笑，说：“我叫戴维。我们已经做了五天的邻居。你看，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为中国的基督教会做一点事。这是200美元，你可不可以用这些钱买一些圣经替我送给教堂，来帮助那些想归依基督的人？”我有些困惑。为什么他